

存

人

編

有人編序

顏先生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快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鳴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鰲翁畫幹垣削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人圍兩寇有迷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冥氏掌攻猛獸毆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著喚迷塗釋迦佛贊解弁與張京兆議者類爲存人編於戲先生之心迫矣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蠡吾門人李堪頓首拜識

與迷途序

喚迷途博陵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齒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爲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爲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曾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怙產失其養者多矣無怙產因無怙心喪其性者多矣即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凌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詭說迎妖魔於

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革男婦焚香頂禮設醮齋僧剝爲清涼臺以供佛骨施設衣食以養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侈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確搗磨研油鑄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爲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天朝自是有僧矣前此漢秦以上我天朝固止士農工商無所謂僧者尼者滅絕人倫之人也嗟乎使古聖人養法

在家宅五畝人田百畝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誰肯舍我  
父子兄弟徒彼禽獸乎使古聖人教法在則家有禮義人  
知孝弟寧餓死而不作無父無君之輩雖沙門巧說亂墜  
天花又誰肯舍我孝慈義順友恭之樂從彼狠毒空寂乎  
惟饑寒切身或世亂多故內無義理以自主遂相陷而蹈  
於那殊不思我一失足爲僧我祖父以上千萬人之血脉  
自我而斬矣我身以下千萬年之生理自我而絕矣我父  
母兄弟夫妻遂爲路人矣豈不可傷此心寧忍正如遊子  
倉皇爲強暴所逼馳入陷阱仁人之所深憐而急欲引手  
也至於道家者流禍在佛先成周之老子關喜西漢之文  
成五利雖頗有異說然尙在君臣父子夫婦倫中未絕人

道也近世昧於丹法仙術又染於佛教始亦滅絕倫紀故亦並喚之前世大儒守其師道尊嚴之禮遇問者答之遇當闢者闢之未有專立說以勸化之首聞有明曹月川先生著夜行燭一書惜頒行未廣鮮有見者予素抱熱腸不忍無知迷於邪途如疾痛之在身故著爲俚言數款以喚我同胞之迷而使返倘僧道聞予言而猛然醒幡然改則寧饑寒寧患難而不作無父無君之徒寧饑寒死寧患難死而不爲不忠不孝之鬼奮然出陷阱而就坦途以已失業之人一旦復事田園娛妻子其心之快何如耶以已棄倫之人一旦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親之人一旦生者無子而復有子死者無嗣而復

有嗣其親心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祖宗之人一旦使祖宗無孫而復有孫塚墓無祭而復有祭其先靈之快何如耶以不服事君上之人一旦賢明者歸儒圖仕愚朴者租傭奉國深幾千萬有用臣民朝廷之快何如耶由此而漸引漸大自天朝而傳外國皆知去無倫之教而返之人倫則昔日西域生一釋迦害其本國延及天朝者今日天朝生一顏元救正天朝亦波及外國去人間千年之蠱蠱廣天地無已之生成乾坤之大快又何如耶雖然此非元一口一手之力也所願同胞中之醒者呼同胞中之醉同胞中之植者扶同胞中之仆以天下之同胞救天下之同胞則邪可正經可興矣是爲序

壬戌中秋十九日題於習齋

存人編目

卷一

喚述塗序

第一喚

第二喚

第三喚

卷二

第四喚

第五喚

政

卷三

釋迦佛贊解

卷四

毀念佛堂議

關念佛堂說

擬論錦屬更念佛堂

存人編 卷一

喚迷途

博陵布衣顏一元著

蘇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任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  
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  
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  
先喚那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  
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

存人編

卷一

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  
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  
是偶因灾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日觸寺廟傾倒起  
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  
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  
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  
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  
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  
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個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  
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  
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個正神還可他是個西

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個聖人  
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葺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  
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  
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  
這田地是陶唐時有個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  
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  
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  
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  
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  
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

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個活的不忠不孝尚且  
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個死番鬼  
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  
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  
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  
個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個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  
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個妻成家生子無產  
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  
掙個妻子成個人家上與朝廷添個好百姓這便是忠下  
與祖父添個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萬千百世祖宗有兒  
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

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個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個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

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狼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况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

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  
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  
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  
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  
見一本土人輒滄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  
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  
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  
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  
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  
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歡喜門左懸弧懽喜者以爲他日奉

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托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寧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蝻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但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就悞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着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四卻子曰理明情切可令僧道輩又哭又笑笑爲何說的情理透切自然淚出痛腸豈不哭笑爲何說的情理爽快自然滿心歡喜豈不笑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與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况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偷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

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  
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  
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  
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  
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  
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  
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  
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  
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克其操者也卽  
使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  
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

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曰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森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 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

王子之臣民倘 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叅豈不可懼猛醒  
猛醒

你們那個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  
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  
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  
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  
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  
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  
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况敢拋卻父母  
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  
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

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隅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卽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

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  
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  
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  
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師中國的神  
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  
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  
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  
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爲  
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閣眼竝手跟番鬼談邪言自欺以欺  
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破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

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克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共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則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

正以宜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  
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  
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  
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  
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  
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  
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餓鷹舍  
身餒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  
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

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  
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  
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  
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斂者  
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  
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  
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  
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  
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  
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

管道楊俊予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  
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  
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  
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  
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微  
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  
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  
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  
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廊。粗自  
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微。吾性之真  
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

耳何足道哉。

四節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與僧道。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逃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况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夫婦。天若

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

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宦。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羲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

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  
擡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  
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  
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  
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  
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  
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  
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  
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  
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替他幹正事。  
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

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與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

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四卻子曰。爲他叫醒。爲他安排。爲他開發。無一處不明。無一處不妥。說五論處。真錦心繡口。

存人編 卷二

喚迷途

博陵布

元著

蠡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蕪東坡明王弇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啟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歐陽文忠與蕪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蕪

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遼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

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承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蘊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闢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闢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

佛氏之害。滿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謔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灸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庖。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兇於羗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荊芥以汗之。苓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將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

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獲乎不幾如朝鮮之參差國之咒不至遂聽瘟疫天庖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著說排佛者若傳尙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

有入籍  
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藉王以絕世之才，讀孔

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磬時而堂堂正  
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窒心眯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  
足以侈愚僧之口述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  
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  
其罪也明之弇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  
也柳則友韓矣富蘓則友歐陽矣柳富蘓之不虛心受益  
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  
之柳富蘓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  
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蘓乎遇友人之如韓  
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  
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尙來千古美談况吾儒

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夷躋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畧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真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別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撫之猾寇又何人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躋結社乎及孟尚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諱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

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尚有微異於孔  
孟者矣則昌黎之交太顛必尚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逗  
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春  
標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  
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  
皆謾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是卽爲六賊之意  
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  
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  
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躋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

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卽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

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櫟之根藏土千年與穢腐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其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克實。

大化之我取全體大用之我醜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惜。又取於奔寶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畧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晦。孔徑久荒。卽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卽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掉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

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爲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叅一解行一步也。况其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顛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讖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况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

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鞫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况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徑。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

平。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尚有輕重差等也。况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矣。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

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尚矣。卽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敬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真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况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真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

存人錄 卷二  
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于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罵兄嫂而借弑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四。卻子曰。關後儒依佛根蒂。道理極真。識見極透。看至痛切處。快心快心。

第五喚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旣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奉效邪。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旣禪門頭。亂言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夏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卽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度國家之憂。下阮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覆車之鑒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途途上個個喚同。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心家。各省下蓋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遊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今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工夫。這便是真修。

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聖  
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  
鈴曉諭的便是真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  
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便是 個修善  
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  
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入了迷的深了  
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鮮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  
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  
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  
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  
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日發禁你們不會見麼

京中副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佾邪道人你們不會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入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狠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覓你們把那狠鬼絕覓招到宅上焉得

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個和尚道士來。在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辟如一人吃著山藥甜。遇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縊者喜人縊。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雷井竈。古人祭五祀。或令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尙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

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着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令。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棗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棗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棗。把王法比做狂風。倘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真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槩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日。連

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叅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尙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二胡詢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卽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小最早。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况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

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暎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冲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暎節的禮沒有改就暎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煖母不知豎

四星是房。橫彎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尙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尙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况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

景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真正的善。便受真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

直隸去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歛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也。叫人歛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職官斷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譬如百姓有人歛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

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災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爲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時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尙且上本有罪。况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人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爲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養贖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個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

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魘之術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符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災况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個奇怪驚哄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

一卽如古之黃巾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會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謀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

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個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

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喚叅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叙。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個會就遵朝廷法令講聖諭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弟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個孝慈風俗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懽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真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

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闢辯佛仙二蠹以救生民於荆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阮清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祝。

四卻子曰。提明他法門從好說到不好處。又從不好說到好處。無非欲喚之醒也。費盡胞與心。其如愚人何。

存人編 卷三

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

博陵布衣顏元稿

佛之害至今日尚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壅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陰毒浸染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二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閉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倏爾雲翳耳。今觀是贊。放邪衛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

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謔贊體。太祖以之。予以爲不然。謔伯夷者。必謔以陳仲子。斷不謔以盜跖。謔柳下者。必謔以胡廣。斷不謔以黃巢。况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謔者乎。即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謔。此謔也。亦率性之謔矣。不佞痛世之愚。妄爲註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效訓諭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觀。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

這箇老賊貪心不輟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

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同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己成箇幻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箕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真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卽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己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哉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真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

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卽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况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托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髮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三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宰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覓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

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象圖。爲形。爲毳毛。跣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跌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

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呵沒得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在左右側。

此一段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着你何不空此。兩耳依然在左右長着。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彝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得地。遁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

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而自已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存人編卷四

毀念佛堂議

東鹿張鼎彝號東巖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益多其人苦愚  
陋無由知以尋父遊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  
京兆東鹿張先生爲吾友尙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  
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喚述助

甲子張子奉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  
以其稿屬爲警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嗚  
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與  
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  
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蚩蚩者氓日

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朝龍興地。太祖太宗暨世祖皆嘗以

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

上命吾儕來伊茲土。固將曰

爾受茲嘉師。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

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

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而又煌

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

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某君而

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

之便。予瞿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

聖人之名遍海滢。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珠官貝闕以供香

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迪萬世以所雍熙者也。卽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常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名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勲。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擻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矚于非義而諉諸衆且久。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

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豎問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豎問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瀧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諉。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涼。其材或可惜。則錦嚮有遼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乎。義錦屬也。豎問

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寧無聞之而齒冷。

關念佛堂說

京兆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憫然詔予曰。關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盍爲我關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鞀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入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

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曰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干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

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說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念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

耳。殊不思福者何。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耶。有家業耶。佛已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况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卽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靳之福而降之禍。况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况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顯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汚典冊。奈何不知。

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闕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擬論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蒼赤。爰賦恆性。叙爲五典。釐爲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願。創爲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

邀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口而致斯民疇不易從始述  
是非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  
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  
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飭今復顯登之誌冊  
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天子降罰傳議於後世嗚  
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匾額曰鄉  
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聖諭訓正  
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閻先生賀子欽易諸  
佛刹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  
民胥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  
掌丕變信無梗無俾誌冊比觀取羞賀賢易旃錦守易一

時羞作千古美錦守勗旃